

写字寻梦

刘绍雄

很多广播稿丢失了。丢失的不仅仅是广播稿，还有我青涩而亢奋的青春。

那时，我一身蓝色工装、脚蹬翻毛皮鞋，奋斗在生产第一线。每天开动摇臂钻头，在汽车大梁架上、钻牛角尖一般抒写“漏洞百出”的篇章。机器轰鸣，钻杆急转，钻屑狂舞。等待大吊车吊装工件的空隙，我争分夺秒地背靠工柜，坐在草纸垫着的地上。脚边一圈圈卷曲的铁屑，像一个个卷曲的蓝色幻梦。有温度的铁屑冒着蓝烟，散发着铁腥味儿。而我就这样，在屈起的双膝上铺开毛边纸，开始写字寻梦了。

我写的不是什么宏大叙事的雄文，更不是穿越、奇幻、荒诞之类的东西，而只是写一

写眼前身边车间里的人和事。耳闻目睹的点点滴滴，觉得有点意思的就攬到笔下。写总钳班厂劳模彭雄才老当益壮、带病守岗，写青工中休加班焊接急件，亦写我们钳床班伙伴及时关闭油泵，避免耗油浪费……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终于写成一篇广播稿，赶紧投到厂广播室去。中午，去食堂打好饭，端着饭盒边走边吃。一边支棱起耳朵，静听覆盖厂区的高音喇叭里，播音员成雅清用她那富有磁性的嗓音播送我的稿子。边听边吃，饭菜特别香，成就感沛然于胸。

爱写作的人都知道，写东西这事，都是越写越来劲。写完一篇，犹不满足，只想趁热打铁、马不停蹄地接着写下一篇。如果说，人生都有一束梦想之光的话，那么，当时领我前行的光，就是写广播稿件。我那时疯狂地爱上写广播稿，一篇接一篇地写下去，从不间断。写完后投到广播室墙壁上的信箱里后，然后就伸长脖子倾听我的稿子播出。一旦我写的文字变成语音，在全厂范围内极其洪亮地广播之时，我自认为这就是我的“大作”正式发表，感觉非常满足、十分来劲，真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之感。

一天，我正勾着脑袋在膝盖上写得起劲时，耳边响起一个苍老的声音：“一个工人写什么呢？你的职责是干活，不是写。”我抬眼一瞅，原来是弥勒佛似的车间主任。我装作没听见，又勾下脑袋继续在纸上划动笔尖。其实，我写广播稿，并没有耽误干活，都是见缝插针地利用碎片时间来写。车间伙伴们笑话我说，“稿纸一沓沓（摞摞）地写”。

我写通讯报道，也写时评杂感和抒情散文。讴歌故乡武陵风物之作《米花情》在全厂广播后，又发表在厂报上，还被厂子弟学校老师全文朗诵给学生听。

其时，厂广播稿播出后也给作者稿费。按篇计费，一篇才一元钱。说真心话，我写广播稿不是为了捞这区区一块钱稿费，也不是想刷存在感，只是觉得写稿有趣、有意义。我将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一写了出来，并通过高音喇叭播放出来后，我就感觉生命时光过得充实而不虚度。将熟人熟事推介出去，让更多的人分享我对他们的敬佩之情。

我后来通过自学，考上“电大”，从车间调到厂宣传科，走上宣传科长中层领导岗位，在各地报刊发表稿件上千篇，并正式出版八部长篇小说。我一直认为，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我当时坚持赶写广播稿件、勤写练笔是分不开的。记得一次，我将厂报发表的散文《除夕钟声》一稿，发给新浪网，参加该网发起的“全球华人春节祝福散文大赛”，荣获二等奖。可见，那一段时间里写的广播稿件，虽然都是急就章，但也有一定分量。

很遗憾的是，写了那么多的广播稿件，都是“一次性消费”，写完就投，从不留底稿。播音员也是一播就扔，搁在一边，到时集中处理，不让你翻寻查找。除了在厂报上刊登的几篇之外，所有的广播稿，都跟随我的青春年华一齐消失不见了。这让我有珠遗之憾。而且这种遗憾，永远也不可弥补。

（刘绍雄，武冈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也着白衣踏清波

姜建清 绘

◆ 序与跋

《新闻怪杰》后记

梁文凌

有些东西是允许遗忘的，而有些东西则是不能够忘记的。如果说邵阳的历史是绵长深远的长河，“新闻怪杰”严怪愚的传奇人生则是这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他的故事见证了那人们渴望和平而不能得的时代，他举起真理的火把，铁肩担道义，义无反顾地争取实现人们的愿望。而我当时决定加入严农先生的创作队伍，就是想以艺术形象记住这一位普通人的英雄情怀。这个写作过程，既是对前辈所作所为进行归纳、提炼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教育和提升的过程。二十年过去，今天重新修订文稿，读到他抛下刚生下儿子的妻子义赴抗日前线时，还是饱含泪花。那个历史人物那个特定的时空与我们当下交汇的瞬间，所产生的感动还是那么浓烈，他追求正义的精神依然是照亮我的璀璨明灯。

电视剧是一门综合性艺术，除剧本外，还要通过导演、演员及灯光、服装、道具、场景音响等充分的二度创作才能在屏幕上立起来。虽然严农先生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但通过文字脚本，严怪愚的艺术形象已经基本完成。现在二十集电视剧本《新闻怪杰》已出版，这里首先要特别感谢中国评论家协会会员、邵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聂世忠教授为《新闻怪杰》写的序言，他对题材主题的确立和情节结构的铺排，对人物在矛盾冲突中的性格展示以及个性化语言的运用都一一作了褒奖，还肯定地指出：“此剧以艺术典型反映严怪愚倔强好斗、不畏权贵、刚正耿直等‘霸蛮’的宝古佬气质，选题和表达独具匠心，鉴古明今。”

一句“霸蛮的宝古佬气质”真令我茅塞顿开，我们在写剧本中一直寻找严怪愚的精神源头，原来就在这里！所以老师的肯定不仅是对剧本的最好总结，也是别具一格的“奖赏”。

有人说现在已经是快餐文化时代，行色匆匆的人们很少再有意愿坐下来读一部长书，更何况要带着想象来读的电视剧本。聂教授则冒着酷暑，用敏锐的专业眼光，静心伏案认真仔细、不漏过一个细节地在寻找一滴水的几丝光泽，体现了他对本地乡土文学关爱有加的深情。我市的文学评论有这样的老师掌舵，邵阳文学艺术的航船，一定会扬帆破浪浩浩荡荡奔向大海。

在此还要感谢我的学长朱鹏涛先生。众所周知，“涛哥”是一位有点色彩就灿烂，待朋友如春天般温暖，曾获得“中国好人”殊荣的娄底市政府原秘书长。我是从邵阳返回“澳洲”后，才向他提出请求帮助的。有出书经验的他立马挂帅升帐，联络了邵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李兰君女士、邵阳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原主任谢道锡先生、邵阳市政协研究室原主任陈建湘先生、邵阳市知青文化研究会创建人龙国武先生参与策划，这几位不仅是致力于发展邵阳文化的旗手和先行者，还都是严农先生生前的同事与好友。接着，是快得像翻书一样的节奏，出版社联系好了，印刷厂联系好了，序言专家请好了。建湘先生不但亲自担任封面设计，还从版权书号到编排，从校稿到印刷全方位掌控推进。如此之速度，凝结了他们对本市文学作品的扶持和热忱，而这段乡情的“精神链接”也时刻温暖着我这游子的心房。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小妹文绮一家人。二十年前的《新闻怪杰》是打印的纸质文稿，重新印刷必须先转换成PDF电子文稿，然后再转换成Word文稿。两次转换，产生了大量的错误，是妹妹拉着妹夫、外甥乐呵呵地帮我做了校正。

在友情和亲情两道五彩祥云的呵护下，《新闻怪杰》幸运面世。面对喜悦，思绪不由又飞翔起来，还能在屏幕上看到严怪愚栩栩如生的立体形象吗？答曰：可能！随着AI科技的发展……那时，一部电脑就能实现我们绝大多数愿望，喧嚣归于宁静，不能遗忘的东西则更有机会重现世人眼前。

◆ 读者感悟

《雷锋日记选》伴我成长

唐文胜

那是1993年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在洋溢着新春喜庆氛围的市长途汽车站，从不流泪的父亲满脸含热泪，颤抖着双手将一个包装精美的纸盒深情地塞进我的手中，目送着我踏上了南方寻梦的打工征途。

一路风尘来到南方大都市，在姐姐的帮助下我当了保安。紧张忙碌之后，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我拆开了凝聚着父亲无限希望的精美纸盒，首先跳入眼帘的是“雷锋日记选”几个醒目的红色大字。望着封面上“微笑如春风”的雷锋图像，我对父亲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愤怒和不满：想当年高考落榜后，又在失恋和生意惨败等多重打击下，我曾经一把火烧了自己所有的藏书和文稿，并发誓“今生不再读书写作”。没想到今天，父亲送给我的却是烈火中余生的《雷锋日记选》和我的部分文稿。

我心不在焉地翻弄着《雷锋日记选》，突然间一封信从书中滑出来。打开信，一行熟悉的文字跳入眼帘：“胜儿，看到这本书，你可不要埋怨父亲‘节外生枝’。早些年你嗜书如命，废寝忘食，曾在报刊发表过不少文章，前途一片光明！今天你虽然因一时的挫折发誓今生不再读书写作，但我想你只不过是——一时气愤。久而久之在他乡深

厚文化底蕴的熏陶下，你会重拾信心，为理想而拼搏的，更何况做父亲的也极不情愿你从此心灰意冷庸碌一生。今天你背井离乡远走他乡，一贫如洗的父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温暖你漂泊的灵魂，唯有这部《雷锋日记选》伴你打工天涯，衣锦还乡。”

读着父亲这满怀希冀与期待的叮咛，读着《雷锋日记选》中饱含人生哲理的青春格言，我陡然惊醒：失败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从逆境中站起来的坚强意志和勇气。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我不再对天长叹，以一颗积极进取的心态面对明天。从此，每当工余饭后，我都会悄悄地铺开书本和稿纸，在一方天地里开拓进取。

在南方打拼的这些年来，我先后做过勤杂工，卖过菠萝，当过保安员，开过音像厅、大药房。条件虽然艰苦，但我省吃俭用节省千余元，先后参加了多家期刊组织的文学创作培训班。就这样，我读着书、写着稿，先后发表了上百万字的文学新闻作品，成了省作家协会的会员。

今天面对这些成绩，我十分感谢父亲在我糊涂和迷茫的时候，给我送来了《雷锋日记选》，为我点亮了照向未来的一盏灯，给了我重振雄风的勇气。

知音难得

潘璋荣

有朋友在我看过的《陈寅恪语录》一书中发现只有红杠，没有批语，就评论说：“看得很认真的，但缺批注。”

这让我想起一件往事。

我上大学那会，曾经在图书馆的《培根论人生》中作了不少批注。大概几个月之后，一个低一届的同学碰巧也看到了这本书。那天，我们在政教系的教学楼大门口相遇。他郑重其事地叫住我说：“你是不是在《培根论人生》上写了不少批注？”我惊讶地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是我？”他平静地说：“学校除了你还有谁能写出这样的批语？”然后我就说：“的确是我。不过这么大学校，你居然一下就想到了我，这也太让我意外了！”其实那些批注我并没署名。他也从来没看过我写的字。他居然认定是我的批注，真的让我惊呆了，这就是所谓“知音”吗？

“哪天我要带钢笔和笔记本把你那些批语全部抄下来，你的那些批语太有意思了！”他说。自此以后，我将他视作此生最难得的知音，可惜我大学毕业后居然跟他失

去了联系，也对他的姓名记得不太清楚了。

在一所乡中学任教时，我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些同事听说发表了文章，一般只看看文章标题和作者署名，内容就不看了。他们的表情告诉我，似乎看同事的文章，是一种耻辱似的，看标题和署名主要为了证实作者是不是我。校长只笑着说了一句他信奉的“哲理”：“自古文章一大抄。”这件事情让我体会到人与人之间隔膜之深，也让我更加懂得了“知音”之难得，也就让我更加怀念我的那位大学的知音校友了。

我这位知音同学，去图书馆看书，一向都是不背书包不带笔和本子的。我至今依然记得他那两手空空，洒脱行走的样子。我在高中时也不喜欢做课堂笔记，为此有次还被数学老师臭骂一顿。不习惯做笔记，这应该跟我写字慢、丑和吃力有关。老师骂过我之后，我再也不敢不做笔记了。也不知道做笔记这个习惯到底是好是坏，反正我觉得做笔记妨碍听课、思考和记忆。

（潘璋荣，邵阳市作协会员）